



海有戏即兴剧团的小剧场演出。受访者供图



海南小剧场等风来

■ 本报记者 李豌

近日,深藏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镇繁华街巷的永芳古戏院,一座只有100多个座位的小剧场,实现了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,从门可罗雀到场场爆满的逆袭。



这背后,与近年来我国小剧场演出不断发展壮大密不可分。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《2022年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》,小剧场等新型演艺空间话剧演出场次占比达到全年话剧市场的66.26%。在国内小剧场演出发展如火如荼之时,如今,海南本土小剧场及相关演艺团体发展如何?带着这一问题,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。

『世界上的戏剧小剧场运动,常常也是用非专门空间改造的。』

海口秀英区保利中央海岸附近,有一间160平方米的工作室,一半用于日常办公,另一半用于排练和演出,一次大约可以容纳二三十名观众。这个略显简单的“一半空间”,正是海有戏即兴剧团创始人、导演刘泰然最常使用的剧场。刘泰然也坦言:“严格意义上,我们这只是空间,而不是小剧场。”

小剧场泛指规模较小的剧团或演出场地。与一般商业性剧场不同,针对多演出实验性质的剧目,大型剧院一般会设置一个小剧场或使用独立的小剧场,以达到良好的观剧效果。比如,孟京辉戏剧工作室位于北京东城区的蜂巢剧场,大约有300个座位,正是一个典型的小剧场。

虽然很多戏剧发烧友都很热衷在专业的小剧场看实验剧目,但对很多城市来说,专业的小剧场依然是个奢侈品。目前在海南,专业的小剧场并不多见,海有戏的演出现状才是大多数戏剧人的日常。在海南人艺总监邓菡彬的从业经历中,这些年他带领剧团在海南不同的空间演出过,比如,海南大学的音乐厅和演播厅、知和行书局万绿园一号店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“文化客厅”等,其中大部分都不是专业剧场,演出前还需对场地进行改造,以使其相对符合剧场演出条件。

“我们以脱口秀为主,最初演出,去过酒吧、书吧等不同场地,但是环境比较嘈杂,不能保证观众的良好体验。目前在三亚吉阳区政府的支持下,入驻吉阳区创意产业园,能运营使用其中一个空间,可以容纳50至80人不等,在市场还在培育的阶段,希望能给每一个新接触这一领域的观众更好的体验,让他们能从‘入门’到留下。”三亚爱笑喜剧主人艾兴琳介绍。

“不过世界上的戏剧小剧场运动,常常也是用非专门空间改造的。比如,1960年代,纽约大名鼎鼎的‘车库’,就是车库改的。不过它们存在的时间相对较长,而海南曾经的小剧场空间存在的时间都太短了。”方外空间

“间”不过存在了两三年,‘中剧场’华人国际一度红火,最终也停办了。”海南省人艺话剧院艺术总监邓菡彬介绍,目前海南的“小剧场”,主要还是各种村社演出的琼剧小剧场,有不少还是传统的神庙戏台的演出形式,观众坐在庙宇和戏台之间的露天空地看戏,颇具古风。

『『海南正逐渐形成一批稳定的艺术类付费观演群体。』

每一个舞台从业者都有一个以票务养活自身的梦想。但在座位数较少、票务天花板较低的小剧场,即使“卖爆”也不一定能覆盖成本。“今年6月,我们院团来琼剧院剧场举行了一场售票演出,票价分为80、100、120元三档,300多张票全部卖光,最终票务总收入约2万元。但还不足以覆盖包括水电、宣传、安保、保洁,以及六七十位演员人员的演出补助在内的成本。”省琼剧院业务部主任傅佑涛说,这样计算还有一个前提——省琼剧院院团在琼剧院剧场演出,无需支付场地租赁费。

并且售票“卖爆”也有特殊原因:一是剧目选择复排海南群众耳熟能详的《张文秀》;二是在演出阵容上,省琼剧院出动两朵“梅花”——第27、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符传杰、林川媚。“受众基础广,明星演员加入,才达成了这种效应。”傅佑涛说,在日常演出中,目前海南戏曲观众已经形成了以村为单位邀请戏团演出、村民免费看的习惯,买票观演的观念还不普及,需要政府加大扶持。

“如果是岛外演出团队进岛,加上机票酒店,就更难以回本了。”刘泰然说,创办剧团两年以来,他逐步组建起一支约20名本土演员的演出团队,每月在工作室固定演出一场,日常运维需要他从个人承接项目等多方面进行补贴。同时,推出“售票+打赏”的方式,观众购票观演后,可根据个人体验自由选择金额打赏,“打赏的效果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,因此最近两场我们开始尝试取消购票,以‘免票+打赏’的方式进行演出,这样既能保证有一定收入,还可以吸引到更多观众。”

“因为政府扶持、场地免费,我们演出成本得以降低。面对售票不理想的情况,我们的演出以赠票和邀请为主,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走进、了解脱口秀,逐步培养本土的文艺市场。”艾兴琳说,目前日常演出的成本也需要团队承接其他项目进行补贴。

不过,尽管总体上演出售票具有挑战,刘泰然依然能感觉到,近年来,海南逐渐有了一批稳定的艺术类付费观演群体。多位从业者均表示,这批观众以本地大学生、高学历女性以及从岛外来的海南人为主,年龄区间在20岁至35岁之间。

『『政府、企业、业内、高校,多方联合助力海南小剧场发展。』

售票情况不理想,戏剧人如何能够找到更好的生存办法?经过一年的免费演出后,老盐喜剧在最近两场演出中摸出了一些门道。在位于海口中影博悦城的space空间剧场中,老盐喜剧主人老赵开始尝试与海岛即兴社团合作,以“脱口秀+即兴喜剧”的组合形式,每周一场固定演出,每场演出单人售价19.9元。

“我们这个剧场由爱心企业公益提供。剧团不出演的时候,企业会用同一场地组织商务性质的沙龙,以补贴场地运维费用。”老赵说。

多样化运营场地,似乎是海南小型艺术空间的一条出路。海口万象城一楼的“M SPAC”,为了运营好这个总面积约600平方米、可容纳观众约200人的剧场,Domi喜剧每周四至周日连演4天。既有脱口秀开放麦,也有大咖专场演出和多位演员拼盘演出,还推出即兴喜剧、魔术喜剧、漫才等不同形式的演出以及丰富的社群活动。“演出演员既有省内演员,也有省外演员。除了通过大麦、猫眼等常见售票平台售票外,我们还通过抖音进行宣发,辐射更多年轻客群。”Domi喜剧主人覃译介绍。

位于澄迈老城镇海南生态软件园二期智慧城市内的海口微城剧场,被多位业内人士称之为海南目前最专业的剧场,这里正在形成新年音乐会、跨年音乐会、老城市民联欢会、老城市民元宵联欢会、“春华秋实”艺术普及教育汇演,以及爵士音乐会椰岛玫瑰六大演艺品牌。

“目前大剧场737个座位,小剧场220个座位,大剧场主要承接演出、活动、会议。小剧场更多功能性,演出之外,还可以举行讲座。”海南微城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原国家大剧院行政事务部处长沈绍文介绍,剧场以“艺术普及教育”为发力点,以多元化发展为抓手,始终坚持专业化、精细化、人性化的管理要求,借助剧场丰富的艺术资源开展艺术普及教育。目前,微城剧场已经与多个专业培训机构合作,开展面向少儿、成人等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培训班。

内容多样化只是其中一环。在沈绍文看来,海南中小剧场的发展,离不开专业剧场、专业剧院管理人才、艺术普及等多方面协同进步。因此,微城剧场一方面精选9位本土优秀人才进行系统剧院管理专业培训;另外,自2021年起,微城剧场每周三晚7点在小剧场开办公益性质的艺术沙龙,以使用国家大剧院艺术微课堂课件、邀请海南大学海归博士举办分享会等不同形式进行艺术普及教育,深受市民喜爱。“每周二中午11点放票时,200多张票总是会被一抢而空。”沈绍文说。

“目前我们还与海南大学、海南师范大学、海口经济学院、琼台师范学院、三亚学院、海南省艺校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,组织专业学生到微城实习、演出。”沈绍文说,“学了4年艺术的学生,没有登上过专业舞台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我希望他们能更早更多地接触舞台、感受舞台,最终在艺术行业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。”



老盐喜剧的小剧场演出。受访者供图



话剧《莎士比亚与狼》是戏剧导演孟京辉的首个四面舞台作品。本报记者 徐晗溪 摄

在海南,有一种树被称为“天下第一毒树”,很多人习惯称之为“加布树”。如今,这种珍稀树木零星生长于海南各地,在公园里,在古村内,为数不多,但动辄有上百甚至上千年的树龄。

海南村庄的保护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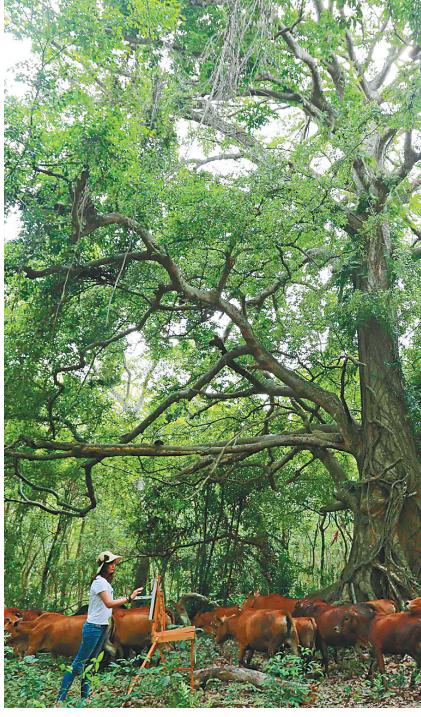
加布树,也叫箭毒木、剪刀树、大药树,另外还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——见血封喉。加布树为常绿大乔木,四季常青,高达数十米,树皮青灰色,春季开花,夏季结青果,成熟的果实呈鲜红或紫红色,甚为漂亮,但千万别食用。加布老树根枝粗壮,往往长有巨大板状根,树干高挺直立,巨冠如盖。

在琼北农村地区,不少人将加布树视为风水树,这些地方有古老俚语:“前常后茂中枇杷。”“常”则榕树,“茂”则加布树。这是说,村前有榕树,村后有加布,村中再加上枇杷树,如此布局,那么此村庄的风水就好,村民将会有好运。

村前种榕树、村后栽加布,在一些琼北村落形成了风俗,大家非常讲究这样的布局,因此加布树得到了特别保护,也因此,现在大家可以在琼北一些古村落看到古老的见血封喉。

在海口树龄上百年的古树名单中,榕树、加布树、榄仁树最常见,其中在新坡镇斌藤村就有两棵树龄超过500年的加布树,神奇的是,这两棵加布古树紧挨着生长,在当地被称为“夫妻树”。榕树易存活易生长,扎根即长,独木成林,因而往往可以长成古树,加布树略有不同,不像榕树那样生命力强易生长,但因为加布树是风水树,得到老百姓长时间的保护。

有趣的是,过去很多村落栽种加布树,是认为加布树可用于防贼、辟邪,用于村庄风水布局,却并不知道加布树有毒,并不识得此树就是“见血封喉”。千百年来村民也能与加布树和谐相处,甚至敬此树为“神树”,过去很多顽皮孩子都是树上树下玩耍,玩得不亦乐乎,却鲜见中毒事件发生。



儋州大成镇调南村委会和倪村的见血封喉古树。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

海南有近千年树龄的加布树

加布树有毒,但在过去却有重用。清代《黎岐纪闻》记载:“隆冬时取树皮捶软,用以蔽体,夜间即以代被。其树名加布皮,黎产也。”加布树皮厚,古代海南掌握制作树皮衣的先民,取其皮捶软并浸泡水中一些时日,再去除腐附杂质,最终得到洁白纤维,用以缝制衣物。令人称奇的是,古人掌握了一套解毒的方法,去除加布树皮的毒性,同时保留树皮材质的坚韧与柔软。

加布树的树皮、枝条、叶子中有一种白色的乳汁,这种汁液就是让人闻风丧胆、避之不及的“见血封喉”毒液。为什么又得名“见血封喉”,这也是因其加布树毒性很强、很迅速。在古代,有一些海南猎人已深谙加布树汁液的毒性,常在刀刺或箭头涂上加布树的汁液用以捕猎。

海南儋州市区军屯村有一棵加布古树,树龄近千年,高二十余米,被称为中国最大最古老的加布树。军屯,顾名思义,这里曾经是驻军屯田的地方。相传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曾率军在此驻扎,为了制作毒箭对付敌军,他命人在此种植几十棵加布树,后来树木繁衍,此处成了加布树林,清代时仍有十几棵存活,不过目前仅存一棵,颇为难得。

如今看来,虽然“天下第一毒树”威名远扬,但在老百姓心里并没有那么可怕。在海南的一些公园和村庄,加布古树高高挺立自成一景,而它的各种特性反倒给这种古老树木增添几分传奇色彩,增添了几分韵味。